

社民連的「香港故事」：一個左翼激進政黨從冒起、活躍到消亡

社民連的身後，是一段時空壓縮的香港反對運動歷史。



2017 6 28

3

26

「寧化飛灰，不作浮塵」、「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」、「濟弱扶傾，義無反顧」。在6月29日，港區國安法實施五週年之際，香港社會民主連線最後一次公開高呼抗議口號。

成立19年、香港僅餘的活躍反對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這天宣布解散。主席陳寶瑩表示，「面對強大政治壓力，在考慮各方面因素，特別是對會員和同行者的影響，我們只能夠沉痛地宣布解散。」

早前，香港報章傳出消息，社民連今年曾3度獲「傳話人」提醒，要求該黨必須於7.1前解散，否則可能面臨嚴重後果。在記者會多次被問到具體解散原因，陳寶瑩表示無法更進一步解釋，但她重提自從民主黨解散後，社民連「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」。



2025 6 29

/

社民連的標誌性人物「長毛」梁國雄因47人案身處獄中，陳寶瑩表示已向梁國雄告知解散決定，對方想法與大家一致，最重要的是「在座的人平安」。

近年來，香港多個政團宣佈解散，社民連是繼公民黨和民主黨後宣佈解散的政黨，意味著香港泛民陣營的活躍政黨在「港區國安法」實施後已「清零」殆盡。

成立於2003年「七一大遊行」後的第三年，社民連的參政和抗爭拉開香港反對運動激進化的序幕，一路走來歷經社會運動的內部紛爭、政府和建制的壓力，最後不敵港區國安法，其身後是一段時空壓縮的香港反對運動歷史。

政壇新軍崛起

在2006年的國慶節，維港如常放煙花，而旺角的麥花臣球場亦一片紅海，聚集逾千人。但這個庶民球場的紅海，並非慶祝新中國成立57週年，而是社民連名為「以紅為貴」的成立造勢晚會。



2006 5 1 - Felix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這一年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的第三年，香港歷經中國人大否決2007/2008雙普選、曾蔭權上董建華落、領匯（現稱領展）上市私有化公屋商場。社會的民怨未息，政治意識崛起，催生兩個民主派政黨的誕生——一個是律師和專業人士為主的公民黨，另一個則是面向基層的社會民主連線。

在香港，紅色和左派有特定意涵，指的親中建制的工聯會和民建聯，而社民連雖然也是紅色，則以「貨真價實的左派」自居，強調維護基層，支持財富再分配，並自稱擔當旗幟鮮明的反對派，推進民主運動。

按學理來說，社民連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修正版的溫和左翼理論，即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導致階級剝削和對立，但不認為這些衝突必然帶來革命的形勢；要改革資本主義社會，應循民主選舉的和平渠道掌握國家權力，再透過政府干預改善社會和市場所造成的不公義。



2008 9 9

Bobby Yip/Reuters/

但比起這些理論，社民連的人物更引起公眾的注視。社民連的創始成員包括「癲狗」黃毓民，他是詞鋒銳利的名嘴，曾在2004年商台續牌風波時以「政治壓力」及「身心俱疲」為由，突宣佈將退出廣播界；「長毛」梁國雄，他70年代已活躍於社會運動，曾是香港托派政治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（革馬盟）的成員，彼時已當選為立法會議員。

在當時，從民主黨分裂出去的左傾「少壯派」亦是社民連成員的重要來源，當中包括「大嚙」陳偉業，他是民協和港同盟的創立成員，當時是立法會議員；「阿牛」曾健成，他是「民間電台」和「保釣行動委員會」的發起人，當時亦是區議員；陶君行，他是1989年的學聯秘書長，六四後在政壇冒起，當時是區議員，亦是領匯監察的主席。

社民連大事紀 2008-2025

2006-10	社民連成立，黃毓民為創黨主席	2017-06	在習近平訪港前夕，社民連、人民力量和香港眾志成員爬上灣仔金紫荊廣場的雕塑抗議
2008-09	黃毓民、梁國雄、陳偉業當選立法會議員，社民連成香港民主派第三大政黨	2017-07	高院裁定梁國雄在2016年的立法會宣誓無效，喪失議員資格
2008-10	黃毓民在曾蔭權宣讀施政報告時掙蕉，為立法會擲物示威之始	2019	反修例期間多名成員被捕，包括梁國雄、吳文遠、黃浩銘、岑子杰、陳皓桓及曾健成等
2010-01	社民連與公民黨發動「五區總辭、變相公投」，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，藉此讓市民表態爭取「真普選」	2019-11	社民連三人出選區議會，曾健成、岑子杰當選
2011-01	黃毓民及陳偉業宣布退出社民連，成立人民力量	2021-01	梁國雄和岑子杰因參與民主派初選，違反《國安法》被捕
2012-05	梁國雄連同黃毓民及陳偉業，就《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草案》展開「拉布」	2024-11	民主派初選案判刑，梁國雄判囚6年9個月，岑子杰判囚4年3個月
2012-09	四人出選立法會，僅梁國雄當選	2025-06	社民連指因巨大政治壓力，宣布解散
2014-09	戴耀廷在28日凌晨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，梁國雄向群眾下跪，請求眾人不要離開		
2015-11	六人出選區議會，全數落敗		
2016-09	四人出選立法會，僅梁國雄當選		

除此，社民連還吸引了大批關心性小眾權利和網絡言論自由的活躍份子。在解散的記者會上，前社民連成員岑子杰就憶述，同志議題在2005年是票房毒藥，但社民連在2006年成立的時候擁抱同志，並了解他們的訴求及列入黨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司法抗爭也是社民連主張的抗爭手段之一。梁國雄在參選立法會期間，曾聯同兩位在囚人士入稟高等法院，就囚犯被拒登記做選民及投票作出司法覆核，高等法院最終裁定他們勝訴，在囚人士可享有投票權。後來當梁國雄在2014年被判囚，服刑期間須剪掉一把長髮，他提出司法覆核，質疑要求男犯剪髮，女犯卻可留髮，屬性別歧視。案件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，裁定梁國雄勝訴。

社民連成立後，拉闊了民主陣營的光譜，旋即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新勢力。根據港式比例代表制，小黨的生存空間增加，造就社民連在立法會選舉殺出一條血路。在2008年，社民連在5個選區中贏得3席，當中黃毓民第一次出戰就高票當選，而梁國雄和陳偉業亦分別連任，氣勢如虹成為民主派的第三大政黨。



2008 9 7

Bobby Yip/Reuters/

開抗爭風氣

香港的立法會沿襲殖民地時期的文化，人人西裝革履，說話斯文，即使是反對聲音，也溫文辯論，是個英國紳士的世界。但當社民連三子當選立法會議員，他們視議會為政治抗議的場所，把街頭抗爭的手法帶進議事堂中。

時光回溯至2008年10月，新一屆立法會會期甫開始，時任特首曾蔭權出席宣讀施政報告，而社民連三子有備而來。在一眾議員坐下之後，梁國雄突然拿著一隻蛋和一隻香蕉，走到台前怒斥曾蔭權，結果被逐出場。其後，當曾蔭權提出增加生果金卻引入審查，陳偉業首先站起來要求澄清，然後黃毓民亦站起來大喊「曾蔭權愧對長者」。

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把二人趕出議事堂，黃毓民突然拿起檯面的香蕉擲向曾蔭權——兩隻香蕉最後沒有擊中曾蔭權，而是落在主席台旁。



2011 1 13

via Getty Images

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

這是立法會擲物示威之始，引發社會上對議會文化、制度暴力和語言暴力的激烈爭論。批評者認為社民連不尊重議會莊嚴，譏諷他們身為議員被逐離場，提早下班；支持者則認為立法會的非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暴力，議員是履行選舉承諾，對選民負責。

無論如何，在掙出第一隻蕉後，社民連三子「掙嘢」（擲物）和羞辱官員的畫面自此不絕，令議會抗爭成為立法會的新景觀、新常態。

在親中的政客和傳媒眼中，擲物示威的社民連已然成為「反中亂港」的破壞者。但更令北京不安的是，社民連在2009年就「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」牽頭發起的「五區請辭，變相公投」運動，背後是民主運動破格的激進化，以及民主陣營的一次路線分歧。

根據《基本法》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以普選為最終目標，很多人理解最快實現年份是2007/2008年。但北京先在2004年否決2007/2008雙普選，又在2007年否決2012年雙普選，同時宣稱2017年/2020年可以實行雙普選。



2010 1 26
Kin Cheung/AP/ 5

當曾蔭權啟動2012年政改諮詢，社民連的「五區公投」引起熱烈討論，民主黨為首的真普選聯盟（真普聯）覺得要和北京拉近關係，直接商討對話，避免「公投」這些刺激中央的字眼，而社民連和後來加入的公民黨則堅持動員民意，向北京施壓，要求在2012年實現雙普選。

香港並沒有《公投法》和全民公投的先例，「五區請辭，變相公投」的方案是把補選變成雙普選的公投，具體來說是五個直選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辭職，然後選民重新投票支持這些議員，這樣選民的選票就等同支持2012年雙普選的選票。

這個嶄新的抗爭手法引起中央嚴詞批評、建制派和政府杯葛，而民主黨沒有參與，被認為是害怕得罪北京。最終，三名社民連議員陳偉業、黃毓民、梁國雄和兩名公民黨議員梁家傑和陳淑莊一同辭任，政府於2010年5月16日舉行補選，五人在投票人數近60萬、投票率17.1%下重返議會，而整場運動使社民連吸引年輕一代的政治參與。

「五區公投」的投票率不算亮麗，也沒有逼出政府讓步政改，而真正影響政改方案發生在無參與行動的民主黨。同期，民主黨成員先後兩次進入中聯辦會面談判，其後港府修改原定的政改方案，改良區議會功能界別方案，並在立法會通過。

這是九七以來首次有政改方案通過，也引來民主陣營前所未有的大撕裂。在民主黨黨大會，梁國雄更踩場抗議，指患有第四期肺癌的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是「癌症上腦」，引起兩黨不和。

而民主陣營的撕裂，亦間接造就風頭正盛的社民連的內部分裂。



2013 12 26 20

Felix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一人政黨

在2011年1月，黃毓民及陳偉業連同社民連200多名黨員於「社民連非當權派集思會」宣布退黨，即場退出社民連，另起爐灶成立「人民力量」。

事件的肇因是黨內就是否狙擊民主黨沒有共識。黃毓民及陳偉業認為民主黨出賣公投派、出賣選民，提倡發起「票債票償」運動，狙擊民主黨，但社民連主席陶君行、黨員吳文遠、梁國雄對此有保留。最後黃陳退黨，社民連在立法會議席由3席減為1席，元氣大傷。當年的區議會選舉，社民連派出27人出選，全數落敗。

當然，社民連在區議會選舉折戟亦被認為和支持外傭居港權有關。2011年的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，爭議點是在香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外籍家庭傭工是否有資格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。當時社民連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，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。最後的選舉結果是，反對外傭居港權的民建聯成大贏家，而明確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的政黨幾乎全軍覆沒。

在2012年，社民連派4人參選立法會，最後僅長毛當選。在這屆選舉，民主陣營進一步分化，傳統泛民的民主黨受到選民懲罰，總議席減少，而新興的激進民主黨派（工黨、人民力量、社民連、新民主同盟）崛起成形。



2012 2 1

Sam

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然而，當社民連變成「一人政黨」後，其政治能量和影響力大幅減弱，相反2010年代香港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，反高鐵運動、港視發牌風波、反國教運動此起彼落，各種政團和公民團體如雨後春筍。儘管如此，社民連在議會內外繼續抗爭，仍然是街頭運動和議會的反對力量。

在議會內，2012年5月，人民力量黃毓民及陳偉業發動拉布，社民連梁國雄響應參與，反對政府提出的替補機制——港府提出民選議員出缺時無需補選，而是以新設的替補制度代替，目的是「堵截」部分議員「濫用」補選機制「變相公投」。在2012年12月，政府推出資產審查長者生活津貼以取代全民退休保障，梁國雄拉布29小時。

在街頭，2012年6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，社民連在車隊的路上展示「平反六四，還我旺陽」橫額抗議，六人被控。在2013年1月，元旦遊行結束後，長毛一人在中環「非法集會」，成為

社運的名場面。在2014年6月，社民連積極發動反對東北發展前期撥款，在立法會門外舉行集會。示威者衝擊立法會，包括社民連成員在內約18人被捕。



2014 10 1 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在2013-14年，香港民主運動被預先張揚的「佔領中環」議程主導，民主黨派全面投入其中，社民連亦是一員。而在2014年9月26日，學聯及學民思潮突然宣佈「重奪公廣場」，社民連響應參加，多名成員被捕。在9月28日凌晨，戴耀廷宣佈提早佔中，部份示威者不滿離場，梁國雄下跪懇求示威者留下。

當日下午，警方向示威者投擲87枚催淚彈，市民自發佔領金鐘、中環、銅鑼灣一帶主要幹道，雨傘運動由此展開。

雨傘運動期間，社民連成員走在前線，多位成員被捕，但亦受到一些激進示威者的質疑，比如梁國雄與多個泛民議員一直支持和平示威，其強調必需設立大會亦受到非議。年輕抗爭者也曾批評長毛反對加佔道路和立法會大樓，落後於時代。

而在2016年的政綱中，社民連主張眾多性別平權的政策，提出必須修訂法例消除歧視，推動族群共融政策，又爭取為合法來港工作的移民工提供成為公民的正式途徑，這些主張在當時聚焦身份政治的社會環境都屬於「票房毒藥」。

隨著香港本土派崛起，某種意義上社民連開始顯得「過氣」：在政治抗爭日趨勇武之際，社民連顯得「和理非」；在排斥中國的整體氣氛中，社民連仍堅持聲援中國民運人士，被嘲笑「大中華膠」；在身份政治壓過階級政治的氣氛中，社民連仍強調左翼（如全民退休保障）和小眾議題，被標籤為「左膠」。



告別議員長毛：可能我自己沒有生命力，但我相信的東西有生命力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

2018 7 24 /

告別議會

雨傘運動失敗收場，香港社會運動激進化的趨勢延續，標誌性事件是2016年初發生旺角騷亂；而政團則越趨碎片化，比如本土民主前線，青年新政，香港眾志等政團紛紛成立。

在2016年，社民連派出4人出選立法會選舉，最後仍只有長毛一人當選。這一年的立法會選舉，港府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，申明擁護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」等《基本法》條文，而選舉主任亦進行政治背景審查，決定是否褫奪候選人的參選權。事件牽涉港府憲政、人權及政治審查、選舉公正性，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及社民連吳文遠、陳德章分別入稟就確認書安排申請司法覆核。其後，高等法院沒有批出緊急司法覆核許可，而梁天琦亦被裁定無法參選。



2016 10 12 831 /

在確認書風波中，社民連提出司法抗爭，抗議選舉主任 DQ（Disqualify，取消資格）候選人失敗；而梁國雄雖然通過確認書並當選，但在其後另一場宣誓風波中亦被褫奪議席。在2016年立法會宣誓儀式，6名民主派議員以各種方式表達政治立場，當中梁國雄手持黃傘，斷斷續續讀出誓詞，之後撕破人大831決議的道具紙板。

在任立法會議員的前三次宣誓中，梁國雄「自我發揮」表達政治立場，但都獲得承認，而這一次他雖然當場獲立法會秘書長裁定誓詞有效，但其後遭遇人大釋法和被司法覆核的風波，在2017年7月14日被高等法院裁定失去議員資格。

由此，長毛13年的議員生涯告一段落，而社民連亦失去唯一的席位，影響力大減，只能在喪失議會資源下艱苦經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17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0週年，社民連與其他團體在這年發起一起引人注目的直接行動——在中國主席習近平訪港前夕，社民連、人民力量和香港眾志成員突襲灣仔金紫荊廣場，用一塊巨型黑布圍住紫荊花雕塑，批評中國未落實「一國兩制」承諾，並指責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以來、港府施政不足。

除此，社民連成員岑子杰在2018年亦發起一宗事關香港性小眾權利的司法覆核。2013年，岑子杰和男友於美國紐約註冊結婚，但香港法律不承認海外註冊同性婚姻，亦不允許同性伴侶結婚，他在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。

在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後，他提出終極上訴，終審法院裁定部分勝訴，宣告香港政府未履行「積極義務」確立替代框架，令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，仍屬違憲，命令暫緩兩年執行。然而宣判之時，岑子杰連同梁國雄及多名民主派人士已經因國安法身陷獄中。



2020 7 1 /

國安法下的堅持與解散

在2014年後，香港社會瀰漫無力感，示威遊行人數下降，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，香港社會運動的能量才重新聚集。在歷時多月的抗爭中，多位社民連成員官司纏身。當中，參與民主派初選的梁國雄和岑子杰被判違反國安法「顛覆國家政權」罪成，梁國雄被判監禁6年9個月，仍在服刑；副主席岑子杰，被判刑4年3個月，剛在2025年5月底刑滿釋放。

隨著港區國安法立法，香港多個政團和公民組織解散，社民連一度是少數仍活躍的政團。在2021年8月，時任主席黃浩銘因反修例運動案件還押，由資深成員陳寶瑩接掌社民連，成為社民連首任女主席。陳寶瑩是社民連的創會成員，主要負責組織的研究、宣傳等幕後工作，在2021年梁國雄被捕後，她與長毛結婚。



| 2021 12 24 /

在議政空間收緊的新時空裡，未被囚禁的社民連成員陳寶瑩、周嘉發、余煒彬等人仍不時擺街站及向政府請願；陳寶瑩亦經常以家屬身分就47人案接受訪問。雖然不同於創始時期的掙蕉、在官員住所外示威等行動激烈，社民連近年的異議聲音，卻可以說是承受更大的壓力和風險，在現今香港屬罕見。

成員不斷被警方約談、帶走及票控成為常態。2021年，社民連成員擺街站期間，被指於易拉架上展示收款二維碼，被票控5項「沒有許可證而在公眾地方籌款」罪。在2022年，社民連因部份義工被國安警察約談，宣布七一當日不舉行示威活動。

2023年3月，社民連4名成員遭國安處警員問話，警告參加婦女勞工協會的遊行即拘捕。同年4至5月，陳寶瑩等人設置街站，被票控「無牌籌款」及「未經准許展示招貼或海報」。2024年民主派初選案審訊期間，4名成員因在法院示威，涉嫌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」被捕。

【互動數據】47人案判刑：角色、認罪、指證、黨派…哪個變量效力大？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他們亦未忌諱對傳媒和大眾公開組織遭受政治壓力。社民連素來有在政府總部外示威的行動，去年在特首宣讀施政報告前示威亦獲職員接收請願信，但今年財政預算案發表當日，社民連在前一晚通知傳媒，稱「由於強大壓力」取消請願行動。到今年6月29日，社民連終於要宣佈解散，也直接指明因「政治壓力」。

2024年11月，梁國雄給陳寶瑩撰寫家書，提及對於二人未能無拘無束相愛感到遺憾。「然而，我對以往的言行及因而繫獄並無悔疚，從我在70年代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及社會抗爭，是一種出於改變社會不公義不合理的願望，爭取民主，實現社會主義，並沒有錯。」

梁國雄的出獄日子預計於2029年，屆時他已73歲。

創立19年，回望社民連的歷程，社民連只是一個小黨，但卻是香港反對運動激進化的其中一個起點，其街頭抗爭、議會抗爭、司法抗爭、變相公投的手段是往後很多激進運動的某種預演。

社民連是一種氣質，一種風格，一面旗幟。在香港長期「有自由，無民主」的制度性虛擬自由主義中，社民連是香港反抗共同體其中一個說出「皇帝沒穿衣服」的小孩，說到底其制度內外的激烈抗爭是希望弄假成真。而他們為此付出沉重代價，一如社民連在網站寫道：「歷來被拘捕及檢控的成員人數，為香港眾政黨之冠」。

2012 12 11
Post via Getty Images

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

2013 4 4
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Edmond So/South

2013 8 11
Post via Getty Images

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

2013 6 13
Getty Images

Edward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

2013 9 8

Felix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2012 6 21
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Edward Wong/South China

2013 10 14

David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2015 4 20
Images

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

| 2016 8 21

Tengku Bahar/AFP via Getty Images

| 2022 6 4 33
/

3

| 2021 9 27

/